

1989

国外文学

通俗文学专号



4



國 外 文 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国外文学

(通俗文学专号)

1989年第4期(总第36期)

目 录

论 文

- 美国的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陶 洁 (1)
1987年美国畅销文学书一瞥……………文楚安 (7)
福克纳与通俗文化……………〔美〕汤玛斯·英奇 叶 宇译 (13)

小 说

- 极地熊迹……………〔苏〕亚·伊万诺夫 李毓榛译 (24)
神秘的佩剑……………〔苏〕凸·科列茨基 光 宣译 (80)
潜伏行动……………〔苏〕爱德华·赫鲁茨基 静 云译 (149)
天地黑白黄……………〔南朝鲜〕成者兆 剑 林译 (200)
康乃里历险记……………〔苏〕…雷其奥 张会成译 (217)

资 料

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文章目录

索引(1989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所图书室编 (242)

美国的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

· 陶 洁 ·

在美国，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大众文化与纯文化之间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势不两立的矛盾。这大概跟美国建国的历史、社会背景等有关系。美国人民由各国移民组成，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因此，平民性、通俗性历来就是美国文学的一大特点。被今人肯定为大师的一些美国作家往往是从创作通俗文学或编辑大众文化刊物开始他们的文学生涯。爱伦·坡就是因为擅长撰写报章杂志所需要的情节曲折的通俗小说而获得《南方通俗文学使者》杂志的编辑职务。著名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在五十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位写科幻小说的通俗文学作家，直到六十年代，尤其是《第五号屠宰场》发表以后，才被评论界刮目相看，进入严肃文学的行列。十九世纪文学巨匠梅尔维尔最初的两部作品《泰比》和《奥穆》都描写海上奇遇和异国风土人情，出版后引起轰动。梅尔维尔自述“一觉醒来，从地下进入天堂，成了名人。”广大读者把他看成是擅长写航海探险小说的天才。后来，他企图摆脱通俗小说的格局和手法，在《玛地》中探索哲理，试验小说的技巧。结果舆论大哗，读者大为失望，书的销路也大受影响。

其实，美国的严肃文学作家和通俗文学作家常常互相学习，彼此借鉴。前者借用通俗文学的形式，但赋予丰富的故事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后者模仿前者优秀作品的情节和主题思想，但使之程式化、通俗化。爱伦·坡就利用以凶宅、古堡、鬼怪为内容的恐怖小说描写没落贵族的变态心理，世人对死亡的畏惧以及爱情的奥

秘。这类哥特式小说对霍桑和福克纳也有很大的影响。福克纳的名篇《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具有哥特式小说的一切要素：一座破败的大宅，一位怪僻的女人，一个莫测高深不苟言笑的佣人，一具死尸，以及笼罩一切的神秘气氛。然而，福克纳大大超越通俗小说的局限，塑造了一个戴着大家族旧观念的枷锁度过痛苦一生的老处女，使这个故事成为反映旧秩序的消亡，世家望族的衰败的传世佳作。福克纳还十分喜爱美国民间流传的夸张故事的手法。这类故事起源于西部边疆开拓时期。它们以真实可信的细节、平铺直叙的方式、通俗的大众语言描写主人公超人的才能和简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充满诙谐揶揄、幽默风趣。当年的垦荒者、淘金者辛劳一天之后，在篝火旁常以听这种故事来解除疲劳。福克纳借鉴这种故事形式写了一些寓意深刻的短篇小说，如反映村民贪小心理和无情无义的现代人的《花斑马》、骗子手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黄铜怪物》以及印第安人用机智战胜白人的《瞧！》等。福克纳可以说是位寓严肃主题于通俗形式的高手。

十八世纪美国杰出的散文家、科学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写过一本《自传》，总结自己个人奋斗的成功经验。这本书在美国人民中影响极大。人们把富兰克林看成是实现“美国梦”的楷模。十九世纪后期的一位通俗小说家霍雷肖·阿尔杰采用了《自传》中的“勤俭致富”、“奋斗成功”的思想，写了近一百部手法雷同，有关穷孩子发奋图强走上成功道路的青少年读物。“穿破衣服的迪克”一时跟富兰克林的自传一样家喻户晓，并且进入美国英语，成为“勤奋致富”的同义词。爱伦·坡对心理活动和神秘事件极感兴趣，写过一些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分析人的心理活动和事件发生的各种可能性的作品，如《失窃的信件》、《莫根街的凶杀案》等。他可能从未想到他实际上发明了一种受人欢迎的侦探小说的模式。时至今日，侦探小说的基本俗套和公式尚未完全跳出这位鼻祖定下的框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海明威在《太阳照样升起》等长篇小说中塑造了一种典型人物。他们的心

灵上有着不可医治的创伤，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沉着自若，冷静坚强，表现了压力面前不弯腰的勇士风度。海明威的人物形象对通俗小说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汉密特、钱德勒等武打侦探小说家群起模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具有海明威主人公式的“硬汉”性格的私人侦探。尽管这些人物不具备海明威笔下主人公的感情内涵和思想深度，但他们形成了三十年代喧嚣一时的“硬汉”文学。十九世纪的库珀写过五部边疆小说《皮袜子故事集》。主人公纳蒂·班波淳朴坚强，热爱大自然，向往自由生活，富有正义感及同情心，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于是，模仿库珀的通俗作家纷至沓来。独来独往，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班波式人物成为美国西部小说不可缺少的要素，库珀也就被尊为西部小说之父。更有意思的是，库珀当年对擅长历史小说的英国作家司各特在美国享有盛名很不服气，便以美国革命为题材写了《间谍》和《航手》等历史小说，没想到一举成功。于是，通俗小说家们又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仿效。从此，通俗文学中的历史传奇小说便在美国扎根，成为人们十分喜爱的一种形式。一百多年以后，女作家米切尔也以南北战争为背景写了一部畅销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小小说《飘》，再次掀起了历史传奇小说的热潮。

美国的严肃文学作家们并不把通俗文学视作洪水猛兽，但也不无微词。霍桑曾因《红字》不如一些女作家的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影响广大而愤愤不平地说，“美国现在完全拜倒在一群舞文弄墨的女混蛋的脚下。只要人们欣赏她们那种一文不值的破烂玩意儿，我就没有指望获得成功——如果我真的成功了，倒要羞惭得无地自容了。”梅尔维尔写巨著《白鲸》时预料到该书曲高和寡，知音不会很多，曾在给霍桑的信中悲哀地说，“钱这个东西真把我害苦了。这个可恶的魔鬼总是把门打开一条缝，冲着我笑……我真心想写的东西，不能写，写不了——而且也得不到钱。然而，让我用那种方式写作（迎合读者口味的方式——译者），我也办不到。”当年梅尔维尔面临的是今天大多数靠写作为生没有其它收入的美国作家

仍然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维持生活，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争取读者，不得不对读者的口味及需要进行一定的考虑。当然，真正严肃的作家不会以赚钱为唯一目的从而放弃自己的创作原则与追求。但他们似乎也不认为偶一为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些通俗的东西就是失节。菲茨杰拉德为了还债给能付高稿酬的通俗刊物写过一些迎合读者口味、水平不太高的故事。以犀利笔锋评论和抨击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种种问题而著称的门肯，曾跟人合办三本杂志，专门刊登西部小说、武打侦探小说等通俗文学，目的在于用赚来的赢利去维持另一本对美国文学发展有极大影响的、比较高雅的杂志《时髦人物》。就连福克纳也曾为生活所迫，几度赴好莱坞，撰写电影脚本。尽管他在好莱坞度日如年，也得不到应有的尊敬，但为了高额薪金，他不得不忍气吞声按导演的意旨改写那些他看不上眼的故事。福克纳曾把他的长篇小说和在《星期六晚邮报》等大众刊物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所得到的稿费开列出一张详细的清单进行比较，结论不言而喻，后者的稿酬要高得多。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情节扑朔迷离，语言艰涩，文句冗长，故事深奥难懂，但其短篇小说大多故事生动，主题鲜明，语言通俗。不知道这种差别是否与他写短篇小说是为了向通俗刊物投稿，因而考虑了读者水平有关。

在美国，销售量的大小，读者多少，有时是衡量一部作品的一种标准。当年爱默生评论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时就高度赞扬她既能取得广大读者的欢喜，又能探讨人类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并且说她的作品好就好在“无论在客厅，还是在厨房，或者在幼儿室里都拥有同样感兴趣的听众。”后人都认为，一部作品的最高评价莫过于这句名言了。确实，一部作品要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是很不容易的，但在美国，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了。二十多年前，贝娄发表《赫索格》时，大多数读者抱怨这本书深奥难懂。只有知识界，尤其是大学教授们反应强烈，有些人甚至彻夜不眠，阅读评论这部深刻描写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迷惘、徬徨和失望心理的作品。如今，贝娄的《院长的十二月》、《伤心而死者大有人在》等

主题相似、哲理性较强的作品，以及其他名家如辛格、契弗、韦尔蒂、罗斯等人的长短篇小说都不时出现在最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畅销书单上。这种现象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美国，大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界限不是不可逾越的。

当然书籍的销售量，畅销书单并不能说明一切。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及米切尔的《飘》这两部书的题材相近，又都是1936年出版。但是，《飘》在发行之日就售出五万本，半年内销售量达到一百万册，一年之内又翻了一番。到1949年一位喝醉的司机把米切尔不幸轧死时，《飘》不算盗印本在内已经发行六百万册。纳粹德国下令禁止此书出版，但电影拷贝在巴黎占领区被发现时，连希特勒都忍不住要调来看一下。为什么《飘》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连米切尔本人都莫名其妙。她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的普通故事。文笔不出色，思想不高深，没有象征手段，也没有含而不露的更深一层的含义……”相比之下，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命运不济，出版那年总共印了不到一万册，1944年便绝版了。然而，1950年福克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作家。米切尔的《飘》尽管畅销不衰，却一直进不了严肃文学的行列。近年来，由于女权运动的结果，文学史开始提到米切尔和她的《飘》。即便如此，多数批评家还是认为《押沙龙，押沙龙》从艺术手法、故事结构、表现技巧、思想深度等多方面都要比《飘》略胜一筹。当然，《飘》也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

畅销小说中自然有不少是糟粕。严肃作家对一些通俗小说浅薄的情节，低劣的手法，尤其是它们制造假象蒙蔽读者的欺骗作用经常加以揭露。德莱塞的《嘉莉妹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批评了阿尔杰作品中所宣扬的穷孩子靠勤奋致富等错误观点，指出“美国梦”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这些严肃作家还常常用通俗小说的形式揭露抨击它所宣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伯杰的《小大人》、道克托罗的《欢迎来到艰难时世镇》都采用西部小说的形式，但前者一反西部小说的传统，白人成了杀人魔王，印第

安人成了真正的英雄；后一部小说充满了怪诞的妓女、无情的商人和暴虐的凶手，完全没有传统的西部小说所推崇的富有正义感、同情心和家庭社会责任感的勇士、侠客与美人。前些年，女作家欧茨连续写了四部采用通俗小说手法和形式的有关美国历史的长篇小说，目的也在于讽刺挖苦充斥市场的言情小说、历史传奇及哥特式恐怖小说等通俗文学，批评它们美化现实，给人以空虚的安慰使人逃避现实。

话又得说回来，通俗文学良莠不齐，有糟粕，也有上乘佳作。有些作家受主流文学的影响，在保持曲折情节的同时，开始注意人物心理的描写。科幻作家弗里茨·莱伯的不少作品被称为“典型的意识流科幻小说”。擅长历史小说的沃克和米切纳以及专门描写工业大城市生活中公共设施部门的运转情况的“信息”小说家黑利等人都在创作过程中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力求史实与细节的准确性。他们的严肃的创作态度受到读者的好评，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在美国，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就是这样一种难解难分相辅相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我国学者来说，重要的是经过研究，根据我国情况有选择地将内容健康、能反映美国社会文化、有艺术特色的通俗文学介绍给读者。

（原载1988年9月17日《文艺报》“世界文坛”栏）

1987年美国畅销文学书一瞥

· 文楚安 ·

根据1987年底《纽约时报书评》公布的名单，这年的最佳畅销书共有十六本。其中包括一本诗歌散文集和六部小说。

1987年入选的诗歌散文集，是《墙内的一支箭》(An Arrow in the wall)，作者不是美国诗人，而是苏联诗人安德烈·沃日涅先斯基(Andrei Voznesensky)。一本诗歌集，而且又是一位外国诗人诗集列入畅销书，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联系到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也是一位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不能不看到美国批评界和读者对于用诗歌反映政治及现实内容表现出的兴趣和关注。当然这决不是说美国没有优秀的诗人，事实上，三十年来，美国文学最惊人的发展就是写诗和读诗的人日渐增多。据1987年《美国诗人和小说家指南》统计，美国有诗人约五千名。美国诗歌不断花样翻新，派别繁多，且有远离现实，注重纯技巧倾向，所以沃日比先斯基的诗进入畅销书可以认为是对这种倾向的一种反拨。象普希金、阿赫玛托娃，也象同时代诗人叶甫图申科、布罗茨基一样，沃日涅先斯基的诗和散文虽然在时间上跨越四十多年，但贯穿如一的主题始终是对俄罗斯祖国、人民深沉而炽热的爱。诗人遵循俄罗斯诗歌的优秀传统，诗文富有音乐感，虽译成英文，仍能令读者体味到俄罗斯语言的优雅和细致。

六部小说类作品是黑人女作家托尼·莫瑞森(Toni Morrison)的《亲骨肉》(Beloved)、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焚烧势利》(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索尔·贝

洛的《再遭情变》(more Die of Heartbreak)、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对立的生活》(The Counterlife)、朱里安·巴勒斯(Julian Barnes)的《凝视太阳》(Staring at the Sun)、T·柯拉格斯森·波勒(T·Coraqhessen Boyle)的《世界末日》(World's End)。

莫瑞森从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1939年)开始,至今已出版了七部作品,奠定了其作为“当代美国黑人社会文学观察家”的地位。她一直关注黑人妇女问题。《所罗门之歌》获1977年全国书评界奖,《秀拉》获1980年全国文学奖。新作《亲骨肉》写一名叫茜塞的黑女奴的苦难史,这种题材在黑人笔下屡见不鲜,但是莫瑞森并不仅仅意在展示黑奴的悲惨处境,而是力图挖掘黑人的精神创伤。茜塞被丈夫遗弃后,远离家乡,渴望开始新的生活,逃跑中,不幸失手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女儿,这个叫“亲骨肉”的少女后来还魂,甚至介入她与自己所爱的黑人保罗的恋情之中,使她无法摆脱往事的阴影。莫瑞森以新的角度、新的艺术手法完美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灵在过去与现在中浮沉、挣扎的困境。小说语言既优美又粗俗,既抒情又富于哲理,充分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穿插其中的民间传说,象征、隐喻、心理现实主义等手法的综合运用,非常巧妙地展现出一幅人鬼世界。其间悬念丛生,竟使读者无法掩卷而一读到底。这部小说至今仍畅销不衰,遗憾的是未能获美国1987年全国图书奖,对此四十八名黑人作家联名发表声明表示抗议。

汤姆·沃尔夫的《焚烧势利》用幽默和讽刺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发生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财界、政界、司法界和影视新闻等各界种种触目惊心的生活面。小说结构严谨,虽然对人物个性的描写还缺乏深度,但由于它贴近生活,获得评论家高度赞赏,认为作者继承了美国揭露时弊、探讨人性善恶的优良现实主义传统,令人想到霍桑、马克·吐温。不过,作为一名当代作家,沃尔夫除了辛辣的讽刺外,更加注重人物的心理分析。

犹太作家贝洛和罗思的两部新作再次受到批评界注目和读者的

欢迎本是意料中的事。贝洛今年虽已七十二岁，文思仍然敏捷。比之正值壮年的罗思，贝洛写得不多，但每一部新作都轰动美国文坛。《再遭情变》同他的其它小说一样，其主题是揭示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小说以基尼斯为叙述者，他三十五岁，随父母在巴黎长大，后来回到美国中西部，在其叔父本恩·克拉达任教的大学担任俄国文学助理教授。克拉达是一位有名的研究苔藓植物的生物学家，叔侄两人相处甚恰。他们的人生信念正如基尼斯所说，是一个人“如果不能深信在自己的生活中，会为了每一个人，为了人类而有所建树的话，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基尼斯视叔父为自己生活的楷模，从专业研究到政治、社会、文化艺术——从凯撒、斯大林到弗洛伊德、卓别林、索尔仁尼琴等等，两人几乎无话不谈。表面看来，他们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态度是理性重于情感，然而一回到现实生活，面对情欲和金钱的诱惑，两人又都身陷囹圄，无力自拔。克拉达已结过两次婚，但家庭生活并不美满，此时，又即将同比他小二十岁的曼蒂尔德结婚。曼蒂尔德美丽、任性、富有，她下嫁教授只不过是因她父亲企图藉此吞并占有教授计划中的一部分地产。基尼斯清醒地看到叔父在自投罗网，可他自己在婚姻问题上也同样束手无策。他爱上一个女人，这女人还为他生下一个孩子，可她却拒绝同基尼斯结婚。贝洛的立意很明显，正如克拉达教授在回答一位记者有关核扩散的危险性时所说，“核扩散是可怕的，但我认为，更多的人却在死于精神崩溃。”这正是此书所揭示的主题。在现代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美国，尽管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富足，但最高尚的爱情，却仍然屈从于金钱、权势的魔力。贝洛尖刻嘲弄这种时代病，他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正人君子或恶棍都被绘上了双重色彩。读者可以感受到带有贝洛自己独特印记的纳博柯夫和厄普代克似的笔触——幽默、机智、巧妙、准确。贝洛的这部新作反映了美国当代小说艺术的一种倾向：人物喜欢高谈阔论和自我独白（其中不泛对社会、人生的鞭辟入里的剖析）。在贝洛看来，这种直抒胸臆恰恰能体现出

他的“以戏剧化的嘲笑和严肃的思考相结合的风格。”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削弱了人物行为动态及场景的描写。

罗思的《对立的生活》是他的朱克曼系列自传体小说中的一部（前几部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生活》、《鬼作家》、《解放了的朱克曼》）。小说描写了犹太作家朱克曼以及他那位当牙科医生的弟弟亨利的非凡际遇。尽管朱克曼在这部小说中不同于他在前几部中的形象，但主题思想却一脉相承。罗思所力图回答的是——借用小说中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赫曼的话“每个犹太人都必须作出抉择，他到底需要什么——然后才知道他能够做什么，如何达到目的。”当然，其他美国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自我异化等也是为美国犹太人所困惑的难题，然而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还有自己特殊的困境。在《对立的生活》中，朱克曼和亨利都已人到中年，却发现自己不但同现实生活对立，而且兄弟俩的生活也惊人地彼此对立、照应。三十九岁的亨利已颇有名气，家庭生活也安定舒适。他既有娇妻、爱子，又有情妇，甚至还得到一位瑞士血统的德国金发女郎的垂青。但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犹太人，他不辞而别，独自一人到以色列，卷入犹太人复国主义运动，以追求犹太人的自我更新。在小说的第一部中，罗思以朱克曼作为叙述者曾告诉读者，亨利性功能失调，并患有心绞痛，可他不听从医生的劝告，为了继续寻欢，上了手术台，终于死亡。而朱克曼本人虽然结过三次婚，但他身患心脏病和不健之症，所以一直无子。而在这部作品里，罗思又转而叙述朱克曼到以色列劝已经复活的亨利回美国，他自己则在一次手术台上死去，还举行了葬礼。故事情节如此扑朔迷离，两兄弟的生命仿佛互相交替，朱克曼在一封给亨利的信中就说过“咱们俩的位置在互相交换变形”。被批评家称为“喜剧奇才”的罗思在《对立的生活》中显示了艺术表现力的日趋纯熟：真假和虚实、幻觉和现实、生和死的相互照应，使作品的悲喜交加的荒诞意识达到了最高点。罗思本人主张作家应有第三只眼睛，第三只耳朵，这就是说，作家应当远比一般人对生活有特殊的观察力。他本人也承

认,《对立的生活》的叙事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最为复杂,而这种立体化多角度并进、对比的表现方法同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正好相吻合。

朱里安·巴勒斯的《凝视太阳》是一部具有报告文学特征的小说。它追述一个活到一百岁的女人在耶稣基督重新降世,统治人间一千年的庆典时,对人生真谛的大彻大悟。作品大胆幻想,打破了时空界限。巴勒斯的想象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以未来学的展望为依托,上帝已不再全知全能,小说中人物所皈依的是被称为绝对真理的电子计算机,它展示的社会内容,表明人类对于未来世界既困惑而又向往的心理定势。

当代美国小说具有史诗般广阔背景的恢宏气势的作品并不多见。作家的目光往往局限于自我,即使是转向社会,也常常是出于情节发展,叙事需要,要么草草收笔,要么大肆铺陈,往往缺乏深厚的历史感。以此而言,波勒的《世界末日》就颇值得一提。他展现了跨度为二、三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出现的人物有数十个——从印第安人到商人、嬉皮士等等,在充满阴谋、倾轧的社会舞台上,作者一反传统观念,他们不是以小丑、受责难的面目出现,而显得有血有肉,生机盎然,咄咄逼人。美国社会万花筒和政治风云的形形色色与不同阶层的人物的不同经历互相交织,构成了一幅幅相对完整的历史风俗画面。也许《世界末日》这本书应该反其意而悟之:一方面一向以富足、自由而自豪的美国人既意识到现存社会的弊病,依恋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却并不悲观。其实就整个人类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里介绍的几本畅销书只是去年225本畅销书中极少的一部分。从列入畅销书的作品来看,这之中既有纯文学作品,也有通俗文学作品,但一般来说,反映现实及能引起人们思考的一些重大问题的作品比重大,这既说明读者的层次广泛,也说明读者共同的兴趣。当然,畅销书不一定获奖,获奖作品不一定畅销,不过本文提到的莫瑞森的《亲骨肉》获今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而罗思的《对立的生

活》获1987年美国全国书评界奖却颇耐人寻味。看来，书评家的审美眼光同一般读者的阅读趣味之间的距离正在靠近。

（原载1988年9月17日《文艺报》“世界文坛”栏）

福克纳与通俗文化

〔美〕M.汤玛斯·英奇著 叶 宇译

福克纳除了撰写电影和电视剧本及侦探小说以外，很少直接谈论通俗文化的问题，但他十分了解通俗文化在他生活与写作的二十世纪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活字排版、摄影、电影、彩色套印、无线电传真等技术的发明与发展，随印刷机的出现而兴起的大众文化开始深入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大众文化的影响广泛深远，触及美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连美国南方边远的农村地区，甚至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镇^①这样的小地方都深受其影响。因此，福克纳的小说世界也充满了本世纪人们寻找娱乐与信息的各种各样的方式与形式。

福克纳在他的小说中，不露痕迹地提到并表现了小说所处时代的通俗文化。在《沙多里斯》这部小说中，皮博迪大夫总是在读福克纳称之为“故事耸人听闻的廉价平装本小说。”^② 女人老是在翻阅杂志，而詹妮小姐则喜欢大谈载有“杀人放火，充满暴力的邪恶生活和通奸事例……”^③的黄色小报。《喧哗与骚动》提到了马戏团、可口可乐、“宝贝”鲁斯^④和棒球。小说的次要人物中有一位约克纳法塔帕县立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想方设法不让高二高三的学生”拿到凯思琳·温泽的《琥珀》、詹姆斯·布朗奇·凯贝尔的

①福克纳的家乡——译者注

②《沙多里斯》，威廉·福克纳作，（新美国图书文库，1964）。

③见福克纳著《沙多里斯》。

④鲁斯（1895—1948），美国著名职业棒球运动员——译者注。

《玉尔根》和桑恩·史密斯的《托贝》小说——这些都是当时一些富于刺激性和色情描写的通俗小说^①。这位图书管理员是凯蒂在中学里的同班同学。是她拿了一张从杂志里剪下来的凯蒂同一位德国军官在欧洲某地拍的照片去找杰生和迪尔西的。因此，福克纳通过大众文化的媒介使我们最后了解到凯蒂·康普生的命运。

《八月之光》有一个扣人心弦的场面：裘·克里斯默斯在进城乱逛，最后拿了剃刀走进裘安娜·伯登的卧室以前热切地仔细阅读一本供男人阅读的杂志。福克纳对这本杂志的描述是，这是“一本封面不是穿内衣的年青女人便是拿着枪在互相射击的男人”^②的杂志。换句话说，这是那种写警察侦探和各种凶杀事件的杂志，突出宣扬女人受色情虐待和女人是奴仆的思想。总之，克里斯默斯在对裘安娜进行可怕的残杀以前看到的東西从思想感情上加强了他的决心。

《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比喻和隐喻是以拳击家约翰·沙利文、电影和《本一胡儿》舞台剧为基础的；《小村》一书情节中，大学足球赛占重要地位；《掠夺者》的主题之一是汽车对南方生活的影响——第一辆汽车出现以后，这个远离尘嚣的农村社会的风俗、礼节、道德标准从此大为改观。一旦孟菲斯对杰弗生^③来说不是远不可及的地方，汽车便成为人在伊甸乐园里最终堕落的工具。在《圣殿》中，汽车是把谭波儿·屈莱克送往耻辱与腐化堕落的交通工具。《圣殿》这部小说还提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风尚、装璜漂亮内容浅薄的通俗杂志，邮购商品的目录（但放在屋外厕所里使用）以及电影演员约翰·吉尔伯特（以讽刺的手法同毫不浪漫的，毫无绅士风度的，品格低下的金鱼眼作对比）。《圣殿》还吸收连环漫画的故事内容给歹徒起名叫金鱼眼。我在别的文章里曾指

①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第413—414页。

②福克纳《1930—1935年的小说：八月之光》第479—480页。

③杰弗生是福克纳小说中虚构的世界约克纳帕塔法县县政府所在地。孟菲斯是田纳西州密西西比河畔的一个繁华城市——译者注。